

酷斃了

記「非常不廟之冷酷天堂」展

文·圖 | 姚瑞中

時下流行於青少年間的口頭禪不勝枚舉，例如：遜、扁、哇靠、挫塞……等，「酷」更是一般青少年常用的感歎詞，此字是來自於英文中「Cool」的音譯，原意是「冷漠」，但卻質變成非常棒、了不起等涵義，遇到更high的狀況，往往使用某些語助詞，例如「X斃了」來加強語氣，而「酷斃了」就約定俗成地成為族群間的流行用語。本展則根據此口頭語切入，就字面上的意義直接詮釋，透過五位藝術家的創作，來探討新一代藝術家在面對情慾、暴力、死亡、信仰等切身問題時，是採取怎麼樣的態度，作品又呈現出何種樣態？藉此來剖析新世代藝術家的某些特殊美學觀。

黏濕情愫

在工商繁忙的現代社會中，人們就如同被豢養在一座座狹小的樊籠，私密空間已越來越狹窄，集體壓抑所換取的是一個安定而封閉的堡壘，大量資訊的填充仍無法滿足精神出軌，伴隨而來的是一種質變的窺探慾望。陳文祺2002年的作品《黏濕情愫》，作者在三個透明壓克力盒內放著自製的三本密室圖鑑，後方是一張大型的攝影輸出影像，內容是一些偷窺圖片的分格動作，藉此作探討暗藏於每人心

鍾順龍《目擊現場》·攝影·2002。



中偷窺的慾望，然而這本充滿私密情慾圖像的「葵花寶典」，卻封存於「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的透明壓克力箱內，如同所有賣場中的展示櫃，只能以金錢揭去「薄膜」（壓克力），或如同性愛產業也同樣誘惑著人們刺穿這層「薄膜」（如有形的衣服或無形的道德觀），因此性服務的重點並不在於「射出」這類感官的高潮，伴隨而來的是一種對「突破薄膜」的慾望；相對來說，偷窺的重點也就不僅是偷窺，而是如何在不刺穿「薄膜」的高度技巧下所達到的一種成就感，成就可以自由進出任何「薄膜」的隱形人。

死亡愛慾

愛情對現代人來說代表了什麼？背叛與忠誠又象徵著什麼？我們以為透過肉體可以換取恆常的愛情關係，但另一方面，我們又渴望在背叛中尋覓真愛。林瑋的攝影裝置與她之前純粹的黑白攝影不同，早期的系列作品《同在》顯現出一種獨特的影像特質，例如：恍惚、朦朧、晃動、高反差……等，流露出戲劇性的強烈視覺張力，與她出身戲劇系有直接關聯。從某方面來說，人生有時就同一齣沒有結局的戲碼，需要悲劇的烘托以增加感染力，因此偉大的愛慾之下往往隱含著死亡陰影。在此系列作品中，則探討某種暴力行為佔有愛慾的本能衝動，藉「肉慾」與「愛慾」的剖析，探求那潛藏於死亡陰影下無可名狀的原慾情愫；如同「無題影片停格」（註）中一幕幕莫名的戲碼，正上演著看似虛幻卻又令人嚮往的生活。在真實世界中，雖然我們是用自己的肉體在生活，但照片中騷動的慾望不但狂烈地在每一刻活著，也似乎暗示了每一刻的死去。在林瑋的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充滿黑白與夢魘的莫名場景，猶如一個消了音的歡樂世界，永遠不老、也永遠不死的無題劇碼，但在那些黑白粒子背後所瀰漫的霧光，又似乎感受到死亡本身的存在；無論是從以前到現在，或者是從現在到未來，存在的不真實感、存在的死亡慾求以及存在的輕或重，似乎永遠都不會消亡，如同每個時代的藝術家，都不約而同地以他們的生命為死亡作畫，然而作品中顯現的不是死亡、而是永恆，因為死亡本身已不再死亡！

預知死亡

死亡的陰影無時無刻不在我們生活周遭擦身而過，生命



林瑋《同在》·攝影·2002。

的無常與脆弱是如此不堪一擊，無論是意外或預謀，面對人生中某些無可名狀的處境，究竟該如何面對？鍾順龍2001年的攝影作品《目擊現場》，是他於倫敦完成的系列作品，這些照片中都有一個特徵，在某些莫名的廢棄場景中躺著一位受害者，觀眾乍看之下似乎目擊了一個命案現場，沒有人知道他是被謀殺還是自殺，然而事實上畫面中的人物是鍾順龍安排的演員，故意衣衫襤褸的橫屍街頭，沒有人知道他是誰？實際上也不重要，少了一個默默無聞的人對世界而言毫無影響，社會依舊照著弱肉強食的生存法則運轉。荒謬及唐突感是這組照片中顯露出來的氛圍，在這個一切都被預先設定、安排的繁忙社會中，我們都不可避免地如同商品般被預設一個保用期限，在現世無止盡的利益交換中，甚至以「保險」去鞏固一個肉身永不毀敗的神話：面對人生最終的下場——死亡，我們最後能做的，也許只能在黑暗的空曠大地中，對著黑洞般的遠方狂笑，然而卻沒有任何回音，只有那千古不變的永恆沉默與腐敗的肉身為伴！

暴力衝動

肉身最終都必將消亡，然而生命之間永無止盡的鬥爭，會隨著肉身的腐敗而趨於平靜？弱肉強食真的是生物系統內不變的真理嗎？對這一代打殺戮電動、看暴力電影長大的「四眼田雞族」而言，什麼是真正的死亡？什麼又是永恆不滅？蔡儒君早期的平面作品《虛幻的追尋》（1997），延續早先關注的暴力議題，畫面中出現了許多扭曲變形的臉龐，迷離地呈現出一種昏眩的同心圓，透露出人性不過是一層層自我防衛的薄膜機制，卻也在一層層的重疊下失去了原本真實面容，而呈現出一種因反抗外在暴力，所形成的自我封閉傾向。值得注意的是，蔡儒君並不僅單純再現暴力，也不在於歌頌暴力本身，對他來說，伴隨暴力而來的不僅是生物間弱肉強食的食物鏈法則，而是基於隱藏於暴力衝動外表下的恐怖面目；生命最大的弔詭並不在於現世的肉身延存，而是以肉體死亡交換生命的延續，在弱肉強食的自然生態法則之下，有時死亡反而是一種慶典，一種置之死地而重生的策略。

信仰失落

面對這個消費至上的資本主義社會，一般人的信仰已不再是傳統中所謂的上帝、阿拉、主耶穌或觀世音菩薩，取而代之的是麥當勞、任天堂、花旗卡或微軟等跨國資本主義下的產物，在此物化社會中，新世代心目中的「神」究竟是誰？張乃文2000年的作品《原因何在？》，採取了空



陳文祺《黏濕情懷》·攝影裝置·2002。



蔡儒君《虛幻的追尋》·素描·1997。

間裝置手法探討形而上的議題，他於展覽現場運用電熱器將白蠟塊融解，再倒入一個人臉模具，連續製作許多白蠟臉龐，冷卻後置放於潔白大理石地板，澆上白蠟連接而構成一個「十字形」。右邊牆上以石膏塑成五尊頭像，從人臉逐漸演變到獸臉，以一種反達爾文式的進化史觀構成，左邊牆上只有一尊釋迦牟尼佛的假髮（附耳），觀眾可將自己的頭放入其中，這兩組頭像相互對立的遙望彼此，左邊象徵「空相」，右邊則以具象的「變臉」述說隱藏於人類心靈的獸性原形；中央地板上澆灑的半透明十字形薄蠟，則象徵西方基督教文明。整個空間猶如一處神聖祭壇，由於整個展場燈光昏暗，許多觀眾未察覺地板放置的蠟製人臉而一脚踩過去，雖然導致作品殘缺不全，但也同時踩碎了心中的執念。張乃文要傳達的其實很簡單，就是藉由破除心中的「分別識」，去除一切偶像的局限性與執念，以達到本然的自在狀態，並藉著這類被建構出來的宗教符碼所形成的「所指」部份，與外在形象所表示的「能指」部份，在這二相指涉的地帶內，反應出身處現代社會中的人們，已逐漸失去原本的真實面貌，在此起彼落被建構的眾多價值認同中，以另一種「符號化」的方式借屍還魂。

「藝術」是夢中的烏托邦或上帝的應許之地，對新世代藝術家來說，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有限的光陰內享受立即且當下的「忘我神迷」，而沉溺於各種光怪陸離的奇特現象，已成為人們逃避面對自我的託詞。面對這個後冷戰世界，也許我們最終能做的，只能冷眼裝酷的對著電視上911崩塌的世貿大樓，說句：「酷斃了！」^{ART}

註：美國攝影家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是較早以自我裝扮方式，來從事這類創作的先驅。從她70年代後期專門自導自演拍攝如明星照的作品外，90年代初更將自己裝扮成文藝復興名畫中的肖像人物並發展以支解損壞的塑膠娃娃為拍攝對象。她自創「無題影片停格」（Untitled Film Stills）的攝影風格，影響了當代攝影的幾個方向：（1）事先計劃安排的攝影以電影腳本及分鏡的概念拍攝。（2）將本身行為結合化妝術敘述一個沒有故事的故事。（3）女性主義議題的抬頭。（4）後設文本。

非常不廟之冷酷天堂

展地◎高雄新濱碼頭 展期◎2002.11.9~11.30